

□ 荷花池

括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新闻宣传、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军工科技、外交斗争、隐蔽战线等）作出杰出贡献的实干家，在我们编写的《一二·九运动画传》中有详细介绍，值得当代青年学习。

今天纪念“一二·九”运动90周年，我想起1987年母亲去看望病重的蒋南翔时，他说的那句语重心长的话：如果青

年学生愿意跟党走，我们党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红色文化传承，总体的政治环境已经远好于当年。但是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期，如何引导青年坚定跟党走，这个任务依然任重道远，完整准确地传承“一二·九”精神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凝定自我，赋形人生：作为生活实践的文学

○姜涛（1989级电机）



姜涛教授讲话

1926年，朱自清先生在《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一文中，呼吁打破“正统国学”的观念，改变厚古薄今的风气，倡导“现代研究”。他在创作和学术上躬行实践，成为新文学创作和研究的重要开拓者。1930年代中期，叶公超先生在清华创办《学文》月刊，为清华中文系和外文系的师生提供了一个发表创作与文学研究的阵地，校园文化风貌因之一新。清华先辈们筚路蓝缕、垂范后世的努力，至今仍使我们感怀并受到鼓舞。

为鼓励清华学子关注当代社会生活，

激发文学爱好者的创作与批评热情，清华大学中文系于2004年设立了“朱自清文学奖”，该奖面向所有清华在校生征稿，迄今已举办了十届。本文是诗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姜涛校友在2025年“清华大学朱自清文学奖”颁奖礼上的讲话。

我是清华九字班的老学生，但我这个“9”非常古早，不是19，不是09，也不是99，是89。我1989年进入清华读书，1997年毕业，连续在清华读了8年书。人生中最重要从少年到青年的这个阶段是在清华度过的。

今天能见到梁曦东老师，我有点激动，也有点紧张，因为我就是电机系的学生，本科读的生物医学工程是电机系的一个专业。从电机系里孵化出很多专业、院系，包括计算机系、自动化系，生物医学专业后来也独立出去，单独成系。我是电机系的学生，但不是个好学生，当年读书的时候三心二意，好多时间花在搞文学上面，结果成绩很糟糕。毕业时就换了一个赛道，改读了中文系的研究生。今天见了

电机系的老师，心里还是有些忐忑。

我先说一点过去的回忆。

“朱自清文学奖”设立于2004年，至今已举办十届，是现在清华校园文化的一个符号，可能也已成就了某种传统。

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非常可惜，没有这样的文学大奖，但当时有一个作文大赛也比较有影响力，名字大概叫清华校友奖学金作文大赛，规模也不小，方式不是提交作品，而是现场写作。比赛一般安排在主楼后厅，大概有两三百人坐在一起，现场出题目，现场写作文，像考试一样，两三个小时收卷。

从1991年开始，我连续参加过三次这个作文大赛。第一次，我刚读大二，糊里糊涂地乱写，结果糊里糊涂拿了一等奖，奖金500元。对我来说，这是一笔巨款，不知道当年的500元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那笔奖金差不多可以覆盖我半年多的生活费。

前几天和西渡老师见面的时候，我说“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这次获奖，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刚才贾立元老师问梁曦东老师，对此次获得一等奖的祝同学在学业方面有什么建议？当年我获奖之后，在学业方面就起了二心，觉得自己说不定可以弃工从文，以后专门去弄文学。后来，我又连续参加过两届，第二次得了优秀奖，心里还能接受，第三次根本没有入围，很是伤心，就再也没有参加。

我也想过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可能是自己的作文水平在下降，我大二之后开始写诗，写诗自然会让作文水平下降。另一个原因是，整个清华文学创作的水准在不断地提升。当然那个时候，清华人文学科还不够壮大，当时的中文系、文学院相对较小，不像后来有这么多的名家云集清

华，其中包括像格非老师、西渡老师、贾立元老师这样顶尖的作家、诗人。现在，清华人文氛围已非常浓郁，可供文学创作、文学交流的空间也很多。

记得大概是六七年前，我参加过一次格非老师和西渡老师组织的一个文学工作坊，在文学创作中心的胜因院小楼里面举办。那幢小楼非常漂亮，装修古雅，会议室上方有一个非常精美的枝形吊灯，一群朋友就在这盏吊灯下谈诗歌、谈文学。我心生感慨，在这么高雅的文学空间中来讨论诗歌、文学，对于20年前在清华读本科的我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刚才何雪冰老师提到，清华园中从来不乏喜欢文学的年轻人。我读书的时候，喜欢文学的年轻人在哪里谈诗、谈文学呢？基本上只能在户外，像西大操场的看台、大礼堂前的草坪，也包括胜因院外的马路，我真的曾坐在那条路的马路牙子上，拎了啤酒和朋友谈诗。这个场景我后来也在一篇访谈中提到过。

当年清华的文学空间不是很开阔，甚至有些荒凉，但也有很多喜欢创作的学生，一直也有文学社团的活动，我自己就是清华文学社的资深成员，还当过一两届社长。很荣幸的是，我还和电机系老主任顾毓琇先生通过信，他曾经寄给清华文学社200美元，资助我们的活动。

相比于其他高校的文学社团，特别是“隔壁”北大的“五四文学社”，清华同学搞文学的心境，可能不太一样。为什么？毕竟当时的清华还是以理工科为主，文学方面的资源、视野都有限制，所以大家搞文学的心境，更多有抱团取暖的性质，简单说，不太把写诗看成一个未来可期的“志业”，更看重的是一种以诗歌、

□ 荷花池

以文学为媒介形成的兄弟情谊，一种在繁重学业之外喝酒、聊天过集体生活的感觉，还有对热烈又严正的思想生活的追求。当然另一个结果是，在文学的观念、技巧上，清华同学的创作好像有点落伍、保守，比如大概很多年前，大家还是沉浸在海子式的抒情当中，对当时正在兴起的“90年代诗歌”好像有一些距离感。这也带来了某种反向的凝聚力，一定程度上对冲了潮流变动带来的影响。因为不太有积极参与当代文坛、当代诗坛的意识和抱负，大家的心境反而相对朴素、单纯，相互的切磋砥砺更多是为了维护生活和内心的整全性。当年文学社的老朋友后来大多没有从事文学工作，多年后再相聚，我感觉变化并不是很大，当然有的发福了，也都老了，还有的生病了，但大家的样子都比较端正，面容比较明朗，甚至有光彩，基本上没有一般中年人常见的“油腻”之气。这是非常难得的，能看出当年清华园中的文学经验给人带来的凝定、塑形作用。

上次参加朱自清文学奖的颁奖，我记得是2021年，那年正赶上清华110周年校庆，西渡老师组织了近20位出身清华的诗人、作家聚会研讨。有一位1987级水利系的老朋友，后来并没有做文学工作，但一直坚持写作，在把儿女养大成人后，还辞去了原本十分优渥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写作，而且越写越好。在聚会的时候，他在发言时很平静地说：“文学，是我生活的明灯。”这句话换一个年轻人来说，可能显得很“文青”，甚至挺矫情的，但从他口中说出的时候，我当时还有些震动，因为看似平常的一句话后面，有二三十年生活的锤炼打底，当他平静从容说出的时候，里面有一种特别的笃定感。清华文学

社的这拨儿老朋友选择的路径不一，境遇也有差别，清华园中的文学经验，不说是明灯吧，至少也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让人的样子很端正，生活道路没有太多偏离最初的方向。

这些好像都是一些怀旧的话，之所以跟大家聊这些话题，是因为怀旧之中可能还是有一些现实的针对性，涉及怎么理解文学——不只作为一种写作，也是作为一种生活实践——在今天的社会中的意义和位置。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大的变动时代，大到世界格局、经济运行、新技术的冲击，小到个人的感知方式、人和人的交往方式，都处在剧烈的转换之中，包括最近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人工智能问题。人工智能对人类生活和知识的生产、传播的冲击是全方位的，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以及文学教育概莫能外。如何辨析文学的真与幻、实与虚、有我与非我、抄袭与创作的边界，如何看待文学的主体和作者，这段时间有很多、很密集的讨论。我觉得其中一个观点很有意思，想和大家再做一些讨论。这种观点认为在人工智能兴起之前，人类的部分知识活动以及文学创作其实早已AI化了。这一点在我比较熟悉的当代诗歌中，可能有比较典型的表现。

当代诗长久以来有一个很有势力的观念，认为诗人可以通过语言大跨度的重新组织来创造新的感受，不断刷新、解放我们的感受力。相对于语言的表现力与再现力，当代诗人普遍信任语言的生成性，相信语言可以生成一种新的现实，打开新的经验。大家都知道，这种生成性恰恰可能是AI的工作原理，AI占有的资源和语料更丰富，在这方面会做得更好。在这个意义

上，一部分当代诗歌确实很早已经自我AI化，或者把AI的逻辑内化到写作当中。但如果过度依赖语言的“生成”、复杂的文本技巧、经验大跨度的密集转换，那么带来的不一定是感受力的解放，反而可能是感受力的内卷、平庸、封闭，越来越脱嵌于具体的生存和社会感知。这和更大范围内生存的原子化、碎片化以及各种大数据支配中主体的涣散状况，是有同构性的。

危机当中往往也会有转机，AI的冲击也会给文学带来一种重新检讨自身、辨认自身、校订自身的机会，特别是在变动的时期，当以往被我们信赖的知识、观念和感觉的方式发生了松动，不再那么可靠，这反而会为思想和文学留出新的可能空间。一些传统的甚至古老的文学理解，比如修辞立诚的问题、诗和真的关系问题，包括文学对人生的塑形问题、文学提供的人和人的链接问题，可能都需要重新思考，这些问题会有新的针对性和迫切性。按照现有的趋势，文学写作会受到AI的挑战，人机合作的方式今后在知识生产、文学生产中会很常见，但我想文学除了是一种写作，即指向具体作品的完成，还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活的实践，一种凝定自我、赋形人生的生活实践，这样的功能是不可能被AI替代的。

这次获奖作品中有一篇叫《虚构》，我们如何去理解文学的虚构呢？按照一般的理解，虚构就是刚才讲到的“生成”，通过语言虚构出不存在的现实，创造出不一样的奇幻的世界。可按照日本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的理解，虚构是一种机能性的思维，一种能突破实体化的经验、制度和观念，进行积极建构和整合的精神能力。正是通过“虚构”，我们才可以把握各种

变动关系中的真实，那种流动中的真实，而不致陷入对固化观念和感受方式的依赖中。这个理解在今天看来非常有启发性。

今天，我们置身的世界充满海量的信息，但我们真的能自由感知这个世界吗？虽然我们有很多感知世界的媒介，但这些媒介、数据反过来更多支配了我们的感知，还有各种成功学、各种人生规划提供的认知路径，也全面覆盖了我们的身心。刚才提到的生存的原子化、碎片化，也伴随了感知的固化，由此带来的后果已触目惊心。在这个情形下，文学作为一种“虚构”，恰恰能突破给定的实体化的感知模式，能穿梭其中，建立联系，把我们带回现实之中，帮助我们辨认处境，领会自我和他人，以及和世界的关系。这样说来，文学在今天是非常有可能性的。

这样说可能有点抽象，也太过浪漫，但在当下文学生活的变化中，其实也能看出一些踪迹。比如，现在有不少年轻作者，在自己的豆瓣、公众号上写作、表达，目的并不一定要成为专业的作家、诗人，而是通过写作、表达来整理经验，辨析情感，同时与周边的读者、朋友互动，让文学成为一种包含共同体可能的实践。



的一个晚上》（小说卷）
朱自清文学奖选集《西西里岛

□ 荷花池

这就是一种可待观察的文学方式。这次获奖作品中，获一等奖和二等奖的几篇有《黑箱》《虚构》《南山南》。这三篇作品风格不太一样，像《虚构》写得比较细腻沉实，《黑箱》的构思很精巧，还有一些悬疑的、幻想的色彩。无论什么风格，这三篇作品都不同程度体现了刚才讲到的“虚构”的力量：通过对个人经验、他

人经验的组织和整理，强有力地探索个人成长中的情感和意识，探索个人与家庭、与周边他人的关系。题材看似不是非常开阔，但这是一种切己的、比较吃劲的写作，也是有前途的写作。读了这些作品，我深感振奋，清华的文脉现在更昌盛、更多元，我熟悉的那种特别贴近生命感受、特别贴合个人成长的清华文学的传统一直都在。

期待改变世界的核心代码从这里萌芽

○王小川（1996级计算机）

2025年12月20日，清华大学百川楼启用仪式举行。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杨斌，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校友总会副会长王岩，计算机系原系主任吴建平院士，百川智能创始人兼CEO、清华大学计算机系1996级校友王小川等出席仪式。计算机系主任尹霞主持仪式。以下是王小川在启用仪式上的讲话，题目为编者所加。

我是1996级计算机系校友王小川，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今天能和大家一起见证计算机系入驻百川楼。

我此刻的心情，首先是自豪。自豪自己是计算机系毕业的学生，计算机系有了自己的系馆，有了自己系馆独立的名字。也自豪计算机系这些年的突飞猛进，在US News等多个国际排行上位列前茅。也自豪今天通用人工智能浪潮中，计算机系的科研成果、计算机系的师生和校友创立的公司，很多都成为行业的中流砥柱。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一代代计算机人的努力。还记得2016年清华105年校庆时，时任计算机系主任的吴建平院士给校友们



王小川校友讲话

解读了计算机系建系近60年取得的成绩，以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期待，吴老师说：“清华计算机系在国际上的教学、科研等各方面评比都名列前茅，就是差一栋系馆，一个物理的载体。”那时我就深受激励，畅想着计算机系如果有一栋自己的系馆就更好了，而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

其次我想表达感谢。开个玩笑，我挺感谢我自己的，从1996年开始在计算机系读书，我先后完成了本科、硕士、工程博士的学业，学习挺努力的，工作挺认真的，没给清华大学和计算机系的师生丢脸。从1996年至今，我学习、工作、生活